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太尉祭酒臣許　慎　記上

脩務訓第十九（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蔽弗顧履遺不取以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用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可謂爲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於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邪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无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高陵也下濕也）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

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沃民西方之国黑齒方之国）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交趾南方之国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鷹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国四者遠夷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崇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窮奇饕餮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曰放三苗国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極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極之山是則堯之爲洪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国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荒外於九嶷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暇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櫛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龍門本有水門鱗魚游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谷禹開截山躰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橇隨循也栞石判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国禹定千八百国是禹之所爲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夙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野民曰氓也）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无父曰孤孀寡婦爲孀婦爲孀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敕正兵鳴條困夏南巢誅桀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讓其罪歷山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言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矣（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眄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眄何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

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同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燭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爲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无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无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於有莘之野觀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其調陰陽行其道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嶽之後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有呂望其後居酌乃屠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也伯里奚轉鬻萬伯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齊桓公用之而霸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千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薦是蓺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者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

得容者曲故巧詐政事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肆泥之用輔山之用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比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无爲

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躰行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也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无罪之宋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云梯攻城具高長上与雲齊故曰雲梯械器施也設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下也猶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辭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无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

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矣）吾曰悠悠慙于影（形影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趨步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与止也同歸謂歸於存國）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趣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揣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也）

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効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也）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李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馬筋骨形躰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已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嚙肌碎骨蹏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嚙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衝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龍蟲也（蟲喻无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

堯舜文王（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文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沉酣耽
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
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者細理也肌弱佳好
性猶姿也西施陽文之好女也）唇脣吻喙簿蓬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
爲美者嫫母仳惟也（唇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脣讀蔓吻讀文吻喙讀楚蓬氏之蓬簿蘇偃戚施僕
皆醜嫫母仳惟吉之醜女嫫讀如模模甑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近虺仳惟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
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俞
（俞導也）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
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
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
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蹟蹶楚人謂蹶也言以飽而不食蹟
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復之字故謂之惑也）今日良馬不待冊鍤而行駑馬
雖兩鍤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冊鍤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策
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挂夫操利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
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
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
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未
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
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
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
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氐猶更
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駑怠惡理不通達胡人
性皆然亦舉多駑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

亦以多者言訟讀爲人言躁操善趨者謂之訟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無夫出遊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髮顯長赤帝起成元寶俺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憯也所愛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亦月無倦仁言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漏穴也大通天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於維汭云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獄訟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紀感石而生禹拆胷而出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吞燕卵而生契揠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迹知著書號曰史皇或曰皇頡羿左臂脩而善射羿之君有窮也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展足水也展履也夫純鈞魚腸劒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或作盧也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剄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剸利也明鐙之始下刑土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於摩微察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脩謂缺脩長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逮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功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陽胡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丘今東陽聊城亦如女困纂組雜奇彩抑黑

質揚赤文（捆呻核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囿（之女强也）天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蜣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攫搏也肆極蚑蟯車跂之跂蜣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及也）無稟受於外（无有李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受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矢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載其翼也）蝗知爲垤雀知爲垣（垤蟻垤垣牆也）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芄蔽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副小也）長於窮閭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倉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皇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詩曰播厥百穀）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於薛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

然而搏琴撫弦叅彈復徽攫援標拂手若蕘蒙不失一弦叅彈撫弦復徽上下手攫援標拂數蕘家言其疾之習徽讀維韋之維攫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標讀力標之標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援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毫之末攫援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謂上不失一弦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讀曰敬砥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礦諸之功礦治諸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是礦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規負之也隱括之力唐碧堅志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贊之物又況心意乎直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揺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遥遥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群於俗此聖人之所以詩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筮詩策得失以觀禍福筮詩策曰視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惡也非也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人人怠惰於庶幾多言而不暇日而不孝推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曰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孝之是明此勉孝之謂矣

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元高以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於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亡於已身倅霜露敕蹻跂跋涉山川冒蒙荆棘（倅俗敕猶管蹻復跂極不從蹊溪曰跂涉故觸犯荆棘南姓榮疇字蓋魯人也）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合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言无明老子字伯陽楚苦縣曲仁里人今陳国蒙縣鄉存祠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於鈍閒條達（曉明冷猶了鈍閒猶鈍賢）欣若七日不食如饗大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爲極三牲具曰大牢也）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略天地（達通也略辯也）察分秋毫（毫髮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言榮疇見稱文世傳相語至今不止）

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於伯莘）莫置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置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強謂吳蒙冒五矢努弓也一曰矢石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連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因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而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与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心復楚国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伯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粮跣走跂涉谷行（贏裹一曰囊跣走不及著履不蹊隧爲跂涉）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犯蒙籠蹠沙石蹠達膝胒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倦犯蒙籠之山一日蒙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蹠足達穿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黑（禪峙跱立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得秦救也）涕液來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封脩皆大豨蛇蟒貪食蟲無餘上国中国虐害始先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於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也啓也）

跪也處安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曰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函谷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不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胥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膚之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之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也進如激矢合如雷霆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陣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廣心意不精精專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解惰

後世无名世猶身也詩云我馬唯騏六國如絲詩云小雅白玉人者華之篇六譬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諮難曰謨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之不自惠已慎之至乃聖人之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怪通達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非常曰奇察於辟者不可燿以名燿眩名虛實之名也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于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也言為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於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李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与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喻若影之隨形鄉音之應声也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无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无準繩雖魯班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被琴知世莫賞也鍾子期名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无有知音者君子期故絕弦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

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者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語也夫項託年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間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間道敵橫丈人長者年少為之說事者人為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辨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也唐姓名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辨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榮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革夫以微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猶美也而甘之詔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尽寫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也出猶作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文子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无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无中心明驗无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荊人和氏得美玉之璞於荊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為石刖其左趾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於刖足而重剖石遂為剖之卑如和言因号為和氏之璧也今劒或絕側羸文翟齒缺卷鉅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之爭帶之絕无側羸无文翟齒缺卷鉅純赦并无刃託之為楚頃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為劒人名鉅鑽屋之稔也琴或撥刺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撥刺不止枉橈曲弱闊解壞漏越音散託之為楚莊王琴今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也苗山之鋋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

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年頭之銷自年子山桐之琴澗梓之刀錐有利用无所稱託故无人服帶也）腹琟鳴廉隅脩菅唐牙（伐山桐以為琴谿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菅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菅讀菅正急之菅也）通人則不然服劒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通人通於事類不如衆人貴遠慕聲不期得銛利而已墨陽莫邪美劒名也）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華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菅而不期於濫脅號鍾（濫脅音不和号鍾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辨（辨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无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礼哭位之而无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皆於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櫃書明指以示之（櫃書也指書）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戍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也）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故言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翰上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彼獨有聖知之實我曾无有閭里氣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无聲名宣於閭里窮巷之人）无

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誣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誣謾倨敖悠忽遊蕩輕物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

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

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西有美姿人恐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之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

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躰搖動搖

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

足行笑巧笑詩云巧笑倩兮是也流眺不精明詩云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哥牙出齵酺搖曾則也撓

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齵酺頰齒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

志頡頏之行者无不憚除擯欲擯憚除擯欲心煩悶也憚尊之探讀探也人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汚辱之行无本

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无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

故舞或作鄭舞鄭者鄭神楚懷王之幸姬善哥攻舞因名攻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

撓摩手地扶於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還更曲意更為之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約被風約白芷香草被風言其弱髮若結旌屈而

復舒騁馳若騖騁馳言騖動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撾據句枉屈也梧桐撾撾皆大木也句枉曲也或作搖也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蝯地好上茂木之枝葉蝯

夭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持大

條以木舞蹈扶疏槃蹈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躰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

危險皆為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夫鼓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

眇勁眇絕言其非能也自淹久侵漬漸於教久有絕眇之強力也淹浸漬漸摩使然也使之尋繩墨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長者

之長砥礪礫監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日有時積時言非一藜
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櫨屋也猶益也梗柵
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棺舟大也夫
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雖未有利
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学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已說在上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

泰族訓第二十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
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
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
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
遠之則邇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无筭歲計
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
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
木為之靡縣蠻夷侯見虜卒燔轉而曰在其前
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

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也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声響音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内寂然无声一言声然大動天下昌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技皆應若春雨之灌万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无地而不樹无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声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内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黄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備溢海不溢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乘書實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変世惑乱而虹蜺見万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嘔雨露所濡以生万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顔澤乱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万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切切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数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数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大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与鬼神合靈与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変習易俗民化而迁善若性諸已能以

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无形聽之
无声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兌說也）卜
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晝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期
非有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万物也雨露時降非
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万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
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瀾深百仞非為
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冰潛陸
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
能生雲雨滎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
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内也夫蛟
龍伏寢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也）螣蛇雄鳴
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
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内棲神於心
靜漠活淡訟繆匈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无所留滯四枝節族毛
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
其位也豈即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廓然无形寂然
无声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隱士无軼民无勞役无
寃刑四海之内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国重譯
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
曰惠此中国以綏四方内順而外寧矣大王亶父处邠狄
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国乎
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
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

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長分別長者得多）而班白不戴負（班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虽強不能獨中令虽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与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

天地四時非生万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万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辟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養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翕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刀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礼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食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鍾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礼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声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文子

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无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无其養不能遵道藝之性為絲然非得工女煑以埶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奸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从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政之宮有以調十二月之政令也）陰陽之氣而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墝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义而成国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礼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列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学而教誨之夙與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已然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舜而薦之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内（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旣入大麓列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昭華玉名）而

傳天下焉以為魚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朱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臣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万事愚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奸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犒）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禹之幸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奸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与廢公趨私外内相推幸奸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

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礼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並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降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万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昌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庬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义也恭儉尊讓者礼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也）樂之失淫（樂變之於鄭聲也）詩之失愚（詩人怒人書言愚惑也）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礼之失忮

礼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技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絶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乱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舟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从衡横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馬也帶不猒新鉤不猒故処地宜也閑暇與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與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弘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与楚戰於泓楚人敗之襄公傷也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礼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閒離群慝之紛慝惡也及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喋虚輕拿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国弭乱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享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无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貪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変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

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万方取一物而弃其餘則其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苟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无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故无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无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猒約事不猒省求不猒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妥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无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

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投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甌有莫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負中規方中矩動成猒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缶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有臑不收於前鍾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盜賊群居事愈煩

而乱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又者王同力者霸无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国之志邑犬群嗥伐国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无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兒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垂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垂衆足以乱矣

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国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処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曰化上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与共治之臣不万一以万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汚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塞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垂有腐髓流漸弗能汚也腐髓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与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塞其奸路与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擿息脉無知疾之所待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

人者非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乱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繆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法法弊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无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无師曠之耳也故法弊在必待聖而後治律弊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国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亡者非以无法也以无聖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宝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　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宝牽馬而　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与失藏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无人无人者非无衆庶也言无聖人以統理之也民无廉恥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恥不立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而向礼义无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窃盗者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以成也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經誹譽以尊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无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从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

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礼乂脩而
任賢得也故李夫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国之高以為九卿
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
故知過万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
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
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変者人之英也德足
以教化行足以隱乂仁足以得衆明足以昭下者人之俊
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
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処乂而
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
以小大之材処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
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内一心同帰背貪鄙而向乂理

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揺草木无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
不肖臨賢蚩巖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
也故聖主者李賢以立功不肖主李其所与同文王李大
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李賢以立功
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李所与同
故觀其所李而治乱可見也察其黨与而賢不肖可論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鱼出邪辟之
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
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孺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
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於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
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
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乱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

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寧処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孔子欲行王道東南北[illegible]无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illegible]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游不論国仕不擇官行不辟汚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义也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敝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躇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义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万民使其君生无廢事死无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无常居身无定君約从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乱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从或横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义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蚤有知能必以仁义為之本然后可立也知能躇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义為之準繩中之者謂

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虽死亡其名不滅小人虽
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為
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帰又重於身也天
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又則輕又所全也
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又為準繩也欲成霸王
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
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
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国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
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
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
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揺其
本而静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

性之所无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无奈何故不高
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
而制度可以為万民儀令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声
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
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
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藉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
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阯後幽都師起容関
至浦水士億有餘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左左操
黄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
面之名而无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
為放周処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
国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

折抱毀鼓偃五兵紿牛馬挺眢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鍾也）鞭荊平王之墓（荊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楚之人君舍乎大夫室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鬬當此之時无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徐以恐吳）於乾谿外內搖動百姓罷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比皆靈王之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芹飲水鞍枕塊而死楚国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与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礼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楚丘）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匽州故曰无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无益於恃天下矣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缶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无見耳之无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从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万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无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見也夫言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並破家求醫酉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无上至乎无下運乎无極翔乎无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无所繫戾其於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无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文字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出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並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无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使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无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患矣諸有智者皆文字焉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文字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无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良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文言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文字之与文字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

凡文字者能明於天下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

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之所為
礼節制度構而為宮室制而為舟輿豈也治之所以為本
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
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躰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
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与小人之性非
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
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
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
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
也豈得无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
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
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义者
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
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义
而務廣地故亡其国語曰不大其揀不能任重重莫若国
揀莫若德国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
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
也今商鞅之啓塞（啓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也）
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国為從張儀說為衡）皆
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内而
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也北逐走庸常也）
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声皆發於詞
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声浸乎金
石润乎草木今取怨思之声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經

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也）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山水之謳歌曲也）聞者莫不殞涕荊軻西刺秦王（荊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也秦王故遣軻刺之也）高漸離宋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也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冠牙冠因以此声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轝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无声者正其可聽者也其无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声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嵒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嗜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為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国之樂也（靈公進新声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数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空衰也（空質也）巧詐藏於胷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声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

疾絃有緩急小大然后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后能致遠使有声者乃无声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乱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苟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寛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无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而百姓怨矣吳起為楚減爵禄之令（減爵者收減群臣之爵禄）而功臣畔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而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日使以衡骨齒牙為禍也）破齊艾陵勝晉黄池非不捷也（庫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公也）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捷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也）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刼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知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内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処也）螈蚕一歲再收（螈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孰而農夫耨之（稻未隨而生者為離与稻相似耨之為其必害）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义也得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初纔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処相司有罪相貢於以牟奸非不掇也然而傷和

睦之心而搆仇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万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子蹟而取勝（子蹟子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知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天虐刑矣知人則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則无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煩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則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迁有苗（讙兜有苗舜所放佞也）知伯有五過人之材（知伯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也材二材藝畢給三材也功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王建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蚤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乱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淮南鴻列要略閒詁第二十一

太尉祭酒臣許　愼　記上

要略　凡鴻列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字其微妙論其大躰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揔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大素也太宗事本也則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冥覽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閒有脩務有泰族也

原道者盧牟六合　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

（合爲一側也）窈冥之深以翔虛无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

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

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時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

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欲而反情執其大指

以內洽（洽潤）五藏讎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

待萬方覽耦（耦通）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

俶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化嬴孕有無之精（嬴繞而也孕摩煩也）離別萬

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知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閒通

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

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初也）

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

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

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

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

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

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營以呂諸人則刑

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也）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

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国以鬼神之士謂之蕭龍日忌北胡南越皆）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

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物引類覽取撟掇

（撟取也掇拾也）侵想宵類（侵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

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宵夜）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无之宅者也

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靜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

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群臣各尽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群下提名（提切手也）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湊名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

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揔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

齊俗者所以一群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万物之理財制礼義之宜辟事畫人事之終始者也（辟事分）

道應者揽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

纀者所以箴縷縩綴之間（縩銷殺也）檝（檝薛也）楔呪齵之郄也（檝薛也楔塞也呪齵錯牾也）接徑直施（施邪）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文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有符曦晛兼稽時世之變而与化推移者也

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乱之躰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

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躰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无所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

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万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擗隨結細說捍搏困（搏圓也困羌也）而以明事將事者也（將北映也）

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脉得失之跡摽辛終始之壇也（摽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无傷乎讒賊螫毒者也

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辟反之以清淨為常恬惔為本則擗隨分之子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无憂聖人亦无憂聖人无憂和以德也狂者无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无為也与塞而无為也同其无為則通其所以无為則異故為之浮辭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孝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

泰族者横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揔万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館含）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与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内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之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万物游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内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黄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内形而行其法藉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内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揔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辛錯取捨之宜適外与物接而不眩内有以処神養氣宴場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静之宜以稱喻而不言俗変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変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无以耦万方知紀論而不知詮言則无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无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諭則无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无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无以使文子者勸力欲強省其辞覽揔其要弗

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文字者无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竟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戲為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為六十四卦伏犧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擴逐万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无可言者所以為文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万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滌蕩也）使之无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鬻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遥一世之間宰匠万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至也姚光也）潤万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浩曠乎兮可以游矣

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斂无度戮殺无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歌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作為炮格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疊善（大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処

歧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余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也以伐无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緥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監之也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抱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文字生焉

墨子文子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礼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剔決去也九歧河水播歧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剔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攢攢排去也濡不給抗抗拭也死陵者葬弁陵死澤者葬弁澤故節財薄葬閒服生焉

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縷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鄣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

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忘歸好色无辨（辨引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鍾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一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賜群臣之費三万斛也）梁丘據子家噲（二人者公臣也）導於左右（導謙也）故晏子之諫生焉

晚世之時六国諸侯綮異谷別水絶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与国（恃性連与之国）約重致割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故縱横脩短生焉

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昔別国也地墩民險而介於大国之間晉国之故礼未滅韓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収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

秦国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若劉氏之書（淮南正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論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与扈治（儲与猶攝葉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摇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摇靡小皆貌之）棄其畛域（楚人謂澤畔為畛域也）甚其淑靜以統天下理万物應変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系牽連於物而不与世推移也故置之亨常而不塞市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書宋槧淮南子後

汪君閱原收藏宋槧淮南子借讀一過而書其後曰此於今日尚為最善之本矣如原道訓欲宗之心亡於中六葉宗未誤為寅也所謂志弱者九葉弱下未衍而字三字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注近謂身也十三葉在能存之此句上未錯入前迫則能應內上也天文訓積陰之寒氣者為水一葉未刪去者字也十二月指子九葉子未誤為丑也地形訓決眥六葉眥未誤為眦也寒水之所積也七葉水未誤為水也牡土之氣十一葉牡未誤為壯也時則訓飾羣牧十五葉牧未誤為物也

蒙毅人曰上蒙未誤為塞也精神訓視毛牆西
施五葉牆未誤為嬙也又脩務訓今夫毛牆西
施六未誤餘偏誤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六
葉于未誤為干也輕葉獨往以葉往未誤為任
也邪欲使人弗欲也欲而能止之十一葉非能
使人勿樂也樂而能樂之十二葉上也欲二字
下也樂二字未脫也本經訓大清之治也一葉
治未誤為始也推移而无故曰上移字未脫也
主術訓東至湯谷二葉湯未誤為暘也又說林
訓日出湯谷六未誤其天文訓日出于暘谷地
形訓暘谷搏桑在東方已誤是故臣畫力以奬
君計若乖違則以奬臣市十葉計君未誤為君計

功市未誤為是也采擇不斷十一葉斷未誤為
斜也夫擇斜而窺井底十四葉斜未誤為除也
而不足者遠於用曰上遠未誤為建也知餞饉
有餘不足三數十七葉餘未誤為饑也譬稱訓
故君子惟失義一葉義上未衍仁字也齊俗訓
故不為三年之喪注三年之喪始於武王以葉
注中始字未誤入正文未也而刀如新剖剖十
葉剖字未分為刑石二字而誤入注中也勢
然也十二葉勢未誤為世也是由發其原十五
葉是由未誤為由是之也道應訓石乞入曰注
石乞白公之黨也二葉乞俱未誤為乙也在其
內而后其外九葉在下其字未脫也楚軍

恐取吾頸十三葉軍未誤為君也云所不極十
六葉極未誤為及也於是俠邪瞑目敖然十七
葉瞑未誤為瞑也其改惛惛十八葉惛惛未誤
葉悶悶也詮言訓惛惛有以乘也十一葉惛未誤
為生也時去我走十二葉走未誤為先也兵略
訓抗泰山九葉抗未誤為抗也說山訓夜之不
能傍於未誤為其也故寒者顫十
三葉者字未脫也說林訓署者舉之以葉署未
誤為置也不若之尊之纏案注故曰不如尊者
之纏案因上纏皆未誤為纏也或者為故十葉
義未誤為惡也賊心亡止十五葉亡止二字未
合而誤為亡山一字也人間訓無為賢智以葉智

下未衍伯字也今君欲為霸王者也因上君未
誤為王也聖人見之十四葉者未誤為家也
居隱為蔽十一葉居字未誤在隱下也俗務訓
欣若七日不食九葉若未誤為然也无不憚恰
瞻心而悅其色矣因上憚未誤為憚也泰族訓
四時干乘一葉乘未誤為作也雨露霜雪以生
萬物二葉雪以未誤倒為以雪也與鬼神合靈
因上與字未脫也而卯剖於陵因上剖未誤為
割也擬曾而朝天下十三葉曾未誤為脅也要
略作為炮格之刑十葉格未誤為烙也解蔽
誤禹身執蕭蓼而十葉而未誤為垂也以上清條
實未詳出道藏本云上而他本云論矣注之文

豆匜各奉之後者尤不勝枚舉亦弗具述高郵
王惕祖先生嘗校定是書所新得藏以來各本
之失而求其旨趣往往與宋槧有間合者將付剞劂
副川寫之必欲若此本第一賞音矣庚辰中秋
前十日元和顧千里書於思適齋